

创造自由： 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



崇 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创造自由： 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

崇 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崇明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10

(思想与社会)

ISBN 978-7-5426-4963-8

I. ①创… II. ①崇… III. ①托克维尔, A. (1805~1859)—民主—政治理论—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6119 号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60 × 640 1/16

字 数 / 270 千字

印 张 / 1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963-8/C · 525

定 价 / 40.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总 序

λόγος 和 πόλις 是古代希腊人理解人的自然的两个出发点。人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在共同体中,人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活得好;而在所有共同体中,城邦最重要,因为城邦规定的不是一时的好处,而是人整个生活的好坏;人只有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成全人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政治的动物。然而,所有人天性上都想要知道,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人要活得好,不仅要过得好,还要看到这种好;人要知道他的生活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要讲出好的道理;于是,政治共同体对人的整个生活的规定,必然指向这种生活方式的根基和目的,要求理解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秩序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讲理的动物。自从古代希腊以来,人生活的基本共同体经历了从“城邦”(πόλις)到“社会”(societas)与现代“国家”(stato)的不同形式;伴随这种转变,人理解和表达自身生活的理性也先后面对“自然”(φύσις)、“上帝”(deus)与“我思”(cogito)的不同困难。然而,思想与社会,作为人的根本处境的双重规定,始终是人的幸福生活不可逃避的问题。

不过,在希腊人看来,人的这种命运,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野蛮人,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说话,讲不出他们生活的道理。政治和理性作为人的处境的双重规定,通过特殊的政治生活与其道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张力,恰恰构成了西方传统的根本动力,是西方的历史命运。当西方的历史命运成为现代性的传统,这个共同体为自己生活讲出的道理,逐渐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在它的道理面前衡量他们生活的好坏。幻想包容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思想,注定是越来越少的生活。在将越来越多的生活变成尾随时,自身也成了尾随者。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在思想和社会上,面临着摧毁自身传统的危险。现代中国在思想和社会上的困境,

正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中的这一西方历史命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历史命运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传统的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求安全，或者当我们躲进自己的历史，回避我们的现在要面对的危险，听不见自己传统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手中，两个传统就同时荒废了。社会敌视思想，思想藐视社会，好还是不好，成了我们活着无法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尾随西方的历史命运，让它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让它成为我们造就自己历史命运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想窒息自身的历史传统，让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借助另一个传统，思考我们自身的困难，面对我们现在的危机，从而造就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之中仍然活着的，仍然说话的传统。《思想与社会》丛书的使命，就是召唤我们的两个传统，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用我们的话来说，面对我们说话，为我们说话。传统是希腊的鬼魂，要靠活的血来喂养，才能说话。否则海伦的美也不过是沉默的幻影。而中国思想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血气，滋养我们的传统，让它们重新讲出我们生活的道理。“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只有日新的传统，才有止于至善的生活。《思想与社会》丛书，是正在形成的现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它要造就活的思想，和活着的中国人一起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目 录

导 言

- 一 托克维尔时刻和民主的危机 1
- 二 政治人托克维尔 14
 - 1. 习史和旅行 14
 - 2. 政治生涯:从新政治科学到政治史 18
 - 3. 托克维尔的政治关怀和思考 21

第一章 民主与专制

- 一 复辟时期的思想辩论与托克维尔的思想渊源 24
- 二 民主的正当性 35
- 三 如何理解民主? 43
- 四 民主社会中的平等 49
- 五 民主社会的焦虑和嫉妒 56
- 六 民主时代个体的软弱和个体性的危机 65
- 七 民主时代的个体主义 73
- 八 民主社会的专制 77

第二章 革命与专制

- 一 比较视野中的法国革命传统 93
- 二 革命与共和中的民主与专制 99
- 三 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和更新延续 118
- 四 自由与大革命 134
- 五 从革命到专制 146

第三章 政治与自由	165
一 政治的目的	166
二 现代共和国的德性、利益和权利	174
三 乡镇自治和政治结社	188
四 爱国主义与帝国伟业	203
五 政治自由与人民主权	225
第四章 宗教与自由	238
一 宗教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239
二 宗教与民主的道德化	247
三 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的结合	256
1. 现代民主的基督教渊源	257
2. 基督教与公共德性	265
结 语	274
参考书目	283
后记	292
附录一	292
附录二	292
附录三	292
附录四	292
附录五	292
附录六	292
附录七	292
附录八	292
附录九	292
附录十	292
附录十一	292
附录十二	292
附录十三	292
附录十四	292
附录十五	292
附录十六	292
附录十七	292
附录十八	292
附录十九	292
附录二十	292
附录二十一	292
附录二十二	292
附录二十三	292
附录二十四	292
附录二十五	292
附录二十六	292
附录二十七	292
附录二十八	292
附录二十九	292
附录三十	292
附录三十一	292
附录三十二	292
附录三十三	292
附录三十四	292
附录三十五	292
附录三十六	292
附录三十七	292
附录三十八	292
附录三十九	292
附录四十	292
附录四十一	292
附录四十二	292
附录四十三	292
附录四十四	292
附录四十五	292
附录四十六	292
附录四十七	292
附录四十八	292
附录四十九	292
附录五十	292
附录五十一	292
附录五十二	292
附录五十三	292
附录五十四	292
附录五十五	292
附录五十六	292
附录五十七	292
附录五十八	292
附录五十九	292
附录六十	292
附录六十一	292
附录六十二	292
附录六十三	292
附录六十四	292
附录六十五	292
附录六十六	292
附录六十七	292
附录六十八	292
附录六十九	292
附录七十	292
附录七十一	292
附录七十二	292
附录七十三	292
附录七十四	292
附录七十五	292
附录七十六	292
附录七十七	292
附录七十八	292
附录七十九	292
附录八十	292
附录八十一	292
附录八十二	292
附录八十三	292
附录八十四	292
附录八十五	292
附录八十六	292
附录八十七	292
附录八十八	292
附录八十九	292
附录九十	292
附录九十一	292
附录九十二	292
附录九十三	292
附录九十四	292
附录九十五	292
附录九十六	292
附录九十七	292
附录九十八	292
附录九十九	292
附录一百	292

导言

一 托克维尔时刻和民主的危机

正如哈佛大学学者威尔茨(Cheryl B. Welch)指出的那样,20世纪思想最为惊奇的变化之一是对托克维尔著述的重新关注,并且这一现象在进入21世纪后仍然没有减退的迹象。^①更为出人意料的是,向来在中国默默无闻的托克维尔竟然于2013年一夜成名,长期几乎无人问津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高层领导的推介而成为畅销书,学界媒体一时间竞相谈论托克维尔。今天,这股在商业和媒体炒作推动下形成的托克维尔热显然已经退潮,不过托克维尔此次中国之旅可能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很多中国人应该发现,这个法国人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关于法国革命和美国民主写下的文字对于理解中国的历史和当下竟然会有高度的相关性,能够提供意想不到的启示。归根结底,今天西方和中国之所以同样会被托克维尔吸引,那是因为包括西方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仍然处在被托克维尔视为天定命运的民主的挑战之中。对于今天已经非常成熟却又困难重重的西方民主而言,他对其时代方兴未艾的民主的观察和预见依然切中要害,而即使把它们运用于初步成型的中国民主社会也有显著的说服力。至于他对拥有漫长集权传统的古老法国的艰难民主进程及其革命命运的剖析,背负着相近的历史传统和面临类似的政治民主转型挑战的中国人更加心有

^① Cheryl B. Welc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

戚戚。

托克维尔今天已享誉世界,然而他曾一度在西方包括在其祖国法国被忽视甚至几乎遗忘。虽然《民主在美国》^①(1835、1840)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出版后为托克维尔在美国、法国和英国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但在其逝世后特别是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上半期,尽管他的著作仍然在美国和法国断续再版并且也不时被学者讨论和引用,但他逐渐淡出了政界、思想界、学术界的视线。雷蒙·阿隆提到在50年代之前的巴黎高师和巴黎大学很少有人会读托克维尔,美国著名社会学学者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谈到他30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时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托克维尔。^②二战以后,托克维尔的影响在美国继而在法国不断上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纷纷借助其著述来阐释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阿隆在1979年发表论文宣告托克维尔“被重新发现”。^③其后,这一“发现”加速进行,不断有关于托克维尔的论著问世。2005年是托克维尔诞辰两百周年,在法国、美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波兰、加拿大、阿根廷、日本等地举行的庆祝和研讨见证了托克维尔思想的复兴,而近几年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托克维尔的思想对于理解欧美之外的地区的民主进程的意

① 根据法文,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的更为准确的译法是“论民主在美国”而非通用的中译“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写作该书的主要目的是论述民主在美国的运作和影响而非介绍美国的民主社会和制度,他曾一度考虑取名“论民主在美国的支配”(De l'empir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DA, I, 2)。因此这里将该书译为《民主在美国》。另外参见甘阳的相关讨论:甘阳,“托克维尔与民主:《民主在美国》台湾版导读”,《将错就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本书采用的《民主在美国》版本为: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ed. Edouardo Nolla.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90. 2 volumes. 以下简称 DA, 标明卷数和页码,在文中标注。该版本包含了托克维尔的大量草稿,这些草稿对于理解其思想非常重要。

② Raymond Aron, “Tocqueville retrouvé”. Laurence Guellec (dr.), *Tocqueville et l'esprit de la démocratie*.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5. p. 25; Matthew Mancini, “Tocqueville's post-war reputation”. *Society*, 9, NOVEMBER/DECEMBER, 2005, pp. 76-81.

③ Raymond Aron, “Tocqueville retrouvé”.

义——托克维尔在其世界之旅中取道中国也就不足为奇了。^① 学者们对这一“重新发现”托克维尔的现象本身也感到好奇,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和所折射出来的西方政治和思想的变迁。^② 今天,可以说,托克维尔已经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乃至文学等学科被迫认为伟大作者乃至奠基人,^③其作品也成被视为这些领域的经典之作。不仅如此,他也进入了公众视野,不时出现于美国总统等政治人物的言谈中。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见证了一个托克维尔时刻的到来。

托克维尔声誉的衰荣变迁本身就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和民主发展的见证。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期托克维尔在美国和法国遭到的冷落可以归结于类似的原因。在美国,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城市化、中央集权和阶级矛盾的发展,托克维尔所勾勒的乡镇气息浓重,被身份平等、地方分权和公民政治生活所主导的美国似乎就要成为明日黄花。同一时期,法国则困扰于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宣告的平等大势与当时法国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看起来背道而驰。

① Aurelian Craiutu and Sheldon Gellar (eds.), *Conversations with Tocqueville: the glob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exington Books, 2009; Ewa Atanassow, Richard Boyd (eds.), *Tocqueville and the frontier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artha Chatterjee, Ira Katznelson (eds.) *Anxieties of democracy: Tocquevillean reflections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Françoise, Mélonio,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tr. Beth G. Rap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Serge Audier, *Tocqueville retrouvé: genèse et enjeux du renouveau toquevillien français*. Vrin, 2004; Matthew Mancini, *Alexis de Tocqueville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s: From His Time to Our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Jean-Louis Benoit, "La réception de Tocqueville aujourd'hui en France". http://classiques.uqac.ca/contemporains/benoit_jean_louis/reception_tocqueville_en_france/reception_tocqueville_en_france_texte.html

③ 人们跟随阿隆把托克维尔视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社会学者埃尔斯特则认为今天没有多少人会否认托克维尔是19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参见雷蒙·阿隆著,葛智强、胡秉诚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年;乔恩·埃尔斯特著,陈秀峰、胡勇译,《政治心理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第77页。《民主在美国》下卷在2005年成为法国教师资格考试文学科的内容,参见 Françoise Mélonio, José-Luis Diaz. *Tocqueville et la littérature*, Presses Paris Sorbonne, 2005。

人们可能认为，一战以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世界战争对自由主义构成了生死攸关的挑战，因此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此时被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正是在这一挑战中，自称为“新自由派”的托克维尔的思想开始彰显其意义。在希特勒挑起二次大战前不久，流亡英国的德裔犹太学者迈耶(Jacob Peter Mayer)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托克维尔的思想有助于理解极权主义。他于1939年出版了题为《大众时代的先知》的托克维尔传记。在这本在托克维尔发现史中具有开拓意义的小书中，迈耶把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下卷中描绘的在平等时代可能出现的家长制国家视为20世纪法西斯国家的原型。^①

托克维尔正是以极权主义先知的形象进入了冷战时代。二战之后美苏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西方的自由民主笼罩在共产主义的阴影之下，前途未卜，这时候托克维尔的思想却开始备受青睐。人们发现托克维尔已经在一百年前“预言了”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曾经预言了1848年革命的托克维尔似乎是现代社会难得的先知。在《民主在美国》上卷末尾，他耸人听闻地宣告美国和俄国有一天将会在天意的隐秘意图的召唤下各自掌握半个世界的命运，前者以自由的行动为手段，后者诉诸奴役。(DA, I, 314)在下卷的末尾，他以这句话结束全书：“我们今天的各民族不可能在其内部阻止身份变得平等，但是平等将它们带向奴役还是自由，光明还是野蛮，繁荣还是不幸，这取决于它们自己。”(DA, II, 282)托克维尔在宣告了平等的必然性的同时指出平等既可能与自由结合又可能成为通往奴役之路，二战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峙俨然呈现了平等的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命运。因此，托克维尔为战后的冷战自由主义提供了灵感。

伯林视托克维尔为消极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而哈耶克则把托克维尔阐释为最早批判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思想家之一。然而，伯林和哈耶克均没有重视托克维尔对个体主义和现代个体自由的批评。

① J. P. Mayer, *Alexis de Tocqueville, a biographical study in political science*. Harper & Brothers, 1960. p. 37.

他们很大程度上仅仅把托克维尔作为马克思的对立面来理解。无疑，托克维尔在二战后的被发现是西方政界和思想界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需要。因此，托克维尔思想的复兴确实打上了冷战意识形态的痕迹，而1990年前后东欧及苏联的剧变也被解释为托克维尔对于马克思的彻底胜利。^①然而，仅仅从意识形态或者仅仅以自由主义 vs 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托克维尔都是对其思想的一种化约和简化，因而也是一种扭曲。如果只是把托克维尔视为个人自由和自由民主的提倡者，那就忽视了托克维尔对民主和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困难的深入思考，我们也因此无法理解近年来西方人在面临“民主的危机”时何以依然从托克维尔那里寻求思想资源。颇为吊诡的是，自西方人在1989年高唱民主凯歌和历史终结后还不到二十年，他们又忧心忡忡地开始谈论“民主的危机”，而这时他们发现托克维尔早已预见和诊断了这一危机。^②托克维尔指出，现代民主隐含某种内在的非政治倾向，它与平等的集权趋势结合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这一判断切中了当下的西方民主所遭遇的困难。民主在其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的时候也暴露了其脆弱之处，或者说正是由于其过于成功而有可能走向自我瓦解。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法律当中缺乏绝对的善(DA, I, 14)，那么民主的政府和法律也不例外，并且“每个政府在其自身中蕴含了一个与其存在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缺陷”(DA, I, 108)。因此，当下之所以是托克维尔时刻，并非因为他的预言和意识形态价值的相关性，也不在于他被冠以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或政治思想家等类似标签而标示出某种时髦的学术意义，而是由于发展到今天的民主已经充分地呈现了他所考察过的、与民主原则交织在一起的力量和虚弱。我们仍需要和托克维尔一起思考民主的魅力和艰难。

我们可以首先在阿隆对托克维尔的发现特别是他对马克思、孔

① Larry Sidentop, *Tocqueville*. Oxford, 1994, p. v.

② Steven Bilakovics, *Democracy without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关于当下的民主的危机，参见[英]金斯伯格著，张力译，《民主：危机与新生》，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德、托克维尔思想的比较中理解托克维尔时刻的内涵。在阿隆看来，相比于差不多同时代并且同样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孔德和马克思，托克维尔的思想有三方面的原创性：首先他把民主或者说身份平等而不是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其次，他反对社会和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可能；最后，他强调政治具有自主性，并不从属于经济。^① 阿隆在把托克维尔解释为社会学的奠基人的同时指出他和孟德斯鸠同样属于政治哲学传统。二战以后西欧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福利国家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或至少是缓解了19世纪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欧与美国社会日趋接近，被社会平等和资产者化的趋势推动。^② 虽然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马克思宣告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摧毁以及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与二战后的西方社会现实相去甚远。从阿隆的分析出发，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对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而他对政治的贬斥也使他拒绝认为政治干预可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甚至推动社会平等。冷战的对垒尤其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表明，现代社会的自由或者奴役取决于人们的政治努力，而非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法则的后果——这正是托克维尔的政治关切的核心所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有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对峙了两个世纪的马克思与斯密的意识形态之争，而超越的思想资源来自托克维尔。^③ 马克思和斯密试图通过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变革和革命吸收乃至消解政治，而托克维尔自始至终都高扬政治在人类事务中的主导性，所以从马克思、斯密向托克维尔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治自身逐渐受到重视。无独有偶，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也经历了一场从马克思到托克维尔的决定性的范式转换，这场转换是用革命的政治阐释取代革命

① Raymond Aron, *Essai sur les libertés*. Paris, Calmann-Lévy, 1965. pp. 33 - 34. Audier, *Tocqueville retrouvé*, p. 27.

② Aron, "Tocqueville retrouvé". pp. 31 - 32

③ Joshua Mitchell, *The Fragility of Freedom: Tocqueville on Religion, Democracy,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x.

的社会解释。^①“政治”的托克维尔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界和历史学界关注的重要人物并非偶然。可以说,托克维尔时刻的首要内涵在于:他所揭示的社会平等的强大动力以及政治民主的创造自由的价值呈现了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特征。

在阿隆的阐释里,托克维尔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民主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虽然他也批评托克维尔没有注意到从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理解现代性的重要性,认为他并未充分关注民主社会中的不平等的消极后果,但他主要厘清的是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平等与政治的建构性意义的论述,而对于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民主的消极面则较为忽视。阿隆尤其没有认识到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趋势和非政治化倾向的解释的重要性,这可能是因为在阿隆所处的时代结构主义仍然很活跃,并且左右尖锐对立的法国社会依然高度政治化。^②更重要的是,阿隆的政治科学的重心是社会和政体当中的结构性因素,较为忽视政治的超验维度以及政治与心灵的关联。^③因此,《民主在美国》特别是其第二卷对民主时代的个体和心灵的剖析并没有得到阿隆的重视,然而恰恰是这一剖析切中了当下民主问题的要害。事实上,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民主的最大问题和潜在危机在于民主心灵因为个体主义而造成的民主个体的内在封闭以及彼此间的孤立,以及由此引起的民主社会的非政治倾向和专制可能。这是托克维尔时刻的第二个重要内涵。

美国社会学学者大卫·里斯曼可能是二战后最早借助托克维尔来考察现代心灵的学者。在其于1950年出版的名著《孤独的人群:关于变化中的美国性格的考察》中,他参照托克维尔对19世纪美国人性特征观察,指出19世纪以来美国人的性格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遵循内在价值、信念和目标的内在引导型(inner-directed)性格转变为

① K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

② Audier, *Tocqueville retrouvé*, p. 225.

③ Pierre Manent, *Le Regard Politique*. Flammarion, 2010. pp. 54-55, 131.

注重取悦他人、从众性的他人引导型性格。后者以消费者立场审视评估政治而非以前者的道德化姿态积极介入，总体上而言对政治较为漠然。里斯曼认为他人引导性性格所体现的因循主义(conformism)会抑制美国人的自主性(autonomy)，导致个体性格的软弱和缺乏创造性以及政治活力的缺失。^① 里斯曼的学生桑内特则认为应该颠倒他的判断，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和西方人事实上从某种他人引导型性格转向了内在引导性性格，但在这种自我吸纳(self-absorption)的过程中个体其实并不明白他的内在性究竟是什么。^② 这种内在性表现为对亲密关系的过于依恋，这一依恋本身会走向自我挫败而难以得到满足，并且以个人化态度理解公共事物，结果在混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区分的同时导致了对公共生活的排斥，产生所谓“公共人的衰落”。桑内特同样参照托克维尔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刻画来理解美国公共生活的萎缩。被社会学者关注的公共生活萎缩的问题近年来同样成为美国政治学关注的重点，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是这一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他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和公民参与和社区生活的衰退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复兴社区生活的途径，其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仍然受到托克维尔的很大启发，因为正是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结社是公民自由的学校。^③ 桑德尔认为现代社会中自由主义式的“无负荷的个体”侵蚀了注重共同善的美国共和主义政治精神，社群的解体以及公民失去对自己的生活的控制均对民主构成了威胁。他试图以托克维尔的“共和主义”克服自由主义对民主的腐蚀，在美国恢复当年托克维尔所欣赏的造就了强大公共精神的共和自由。^④

可见，《民主在美国》往往成为美国人思考其社会和政治演变历程

-
- ①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② 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the public man*. Penguin books, 2002. p. 5.
 - ③ 罗伯特·帕特南著，刘波等译，《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④ Michael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20, 347-348. 桑德尔以共和主义而非自由主义来概括托克维尔的思想，并不确切，参见下文第三章第二节的相关论述。

的起点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对美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考察所具有的历史价值,而且还因为他对现代人的心灵与政治的密切关联的剖析切中了民主的要害。这一点在70年代末以来在法国思想界得到了显著的回应。勒福尔(Claude Lefort)指出托克维尔对困扰民主心灵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的描述应该成为理解民主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不过他批评了托克维尔认为这一不确定性可能为专制做准备的看法,认为它虽然造成了民主社会的动荡,但同样使任何专制不可能获得稳固的信念基础。勒福尔似乎暗示不确定性可以成为民主活力的源泉。比勒福尔晚一辈的戈谢(Marcel Gauchet)和马南(Pierre Manent)则不那么肯定。他们在托克维尔那里找到了思考当代法国和欧洲的民主危机的重要启发。在戈谢看来,托克维尔认识到平等及其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将深刻地改变了人际关系,这一改变将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托克维尔的独到之处。而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摧毁一切阻碍的平等大潮在二战特别是1968年以来正在加速发展,其力量和后果是托克维尔自己所未能想象的。^①个体在各方面对平等权利的诉求推动了人权话语在当

① 参见其对托克维尔在平等与性别关系问题上的看法的批评。Marcel Gauchet, "Tocqueville, l'Amérique et nous". *La condition politique*, Gallimard, 2005, pp. 360 - 361。戈谢这篇颇有影响的关于托克维尔的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关于托克维尔的研究,而是借助托克维尔的思想对他本人的民主思考的阐释。戈谢批评托克维尔虽然看到了民主的到来造成的巨大冲突,但没有真正理解民主的冲突本质。因此,在他看来,欧洲民主发展史中保守派与民主派、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尖锐斗争并非像托克维尔理解的那样是迟早会结束的民主革命的产物,而是民主的本质。换言之,体现民主本质的,并非美国民主史中由于缺少围绕接纳和拒斥民主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以及阶级斗争而出现的和平,而是欧洲的冲突。(Ibid., pp. 322 - 326)。在戈谢看来,就理解民主而言,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呈现为不可调和的社会冲突的民主进程,而非民主政体和法律。事实上,托克维尔像柏拉图一样认识到民主的僭越本性,并且他在对1848年革命的讨论中同样指出了欧洲的社会冲突和斗争揭示了民主的本性(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的论述),但是他更关注借鉴美国的经验寻找如何通过自由政体和宗教来遏制这一本性。戈谢则倾向于认为民主社会中的内在冲突是民主的构成要素。不过,戈谢后来似乎改变了这一看法,他认识到个体化、福利国家、风尚的自由化等因素造成的巨大社会变化转化了社会冲突和政治竞争,承认因为个体权利而引发的斗争无法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Marcel Gauchet, "Pacification démocratique, désertion civique". *La Démocratie contre elle-même*, Gallimard, 2002, pp. 187 - 188)虽然他强调的作为社会过程的民主的冲突本质(转下页)

代西方特别是欧洲获得了支配性地位，成为某种民主信仰。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民主的个体化倾向在当代欧洲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而他所预见的这一个个体化所带来的私人化和非政治化倾向也是今天欧洲个体化的特点。戈谢认为自 60 年代以来在欧洲展开了私人化的个体化进程，它“既是反权威和反制度的，也是利己主义的、心理性的和享乐主义的。它鼓吹的是在追求自我的独特性的独特实现的同时平静地与建制之间发生了断裂”^①。在戈谢看来，民主的历史就是民主的危机的历史，但今天的民主的危机不同于以往民主因为外部的反民主力量（如 19 世纪的复辟旧制度的努力和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所遭遇到的危机，而是一种内部的危机：看起来 1989 年以来民主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终于建立在了彻底的人权之上，但这一人权张扬的个体主权和拒绝他治的自治却对民主所需要的集体自治和人民主权构成了挑战；在使个体权利神圣化的同时，民主有可能失去把这些个体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能力。所以，民主的问题是“民主反对自己”（la démocratie contre elle-même）：“其法律基础与其政治表达对立，其发生原则与其有效的自我治理对立”。^② 因此，当下民主的危机源于人权充分张扬之后所彰显的民主的非政治性。^③ 戈谢对当代民主危机的阐释可以说揭示了托克维尔所指出的民主当中与其自身的原则相联系的内在缺陷。不过，戈谢虽然认识到人权的最近发展是民主危机的根源，但他认为人权获得的进展是不可逆的，因此他并不打算批评人权和个体主义，而是要

（接上页）仍然存在，但我们也可以说成功地承受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民主政体比社会冲突本身更值得关注。事实上，他后来反复谈到的个体化所造成的民主危机所指向的正是作为集体自治的民主所遭遇到的困难。戈谢尤其指出，相对于相对和平但丧失了公共精神的个体化而言，以往的尖锐社会冲突似乎更有利于民主的活力（Ibid., p. 186）。这说明了他认为社会冲突对于民主具有构成意义的看法，但这种构成意义主要不是体现在通过冲突推动民主的社会过程，而是这种冲突彰显了公共性是民主政体的活力的源泉。

① Gauchet, *La Démocratie contre elle-même*, p. vi.

② Ibid., p. xxvii. 或者说“法律基础反对历史和政治基础”。Marcel Gauchet, *La Démocratie d'une crise à l'autre*, Cécile Defaut, Paris, 2007. p. 48. 戈谢所指的法律基础即人权，历史基础指的是民主的历史条件，而政治基础则是共同体的集体政治和人民主权。

③ Ibid., p. 47.